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四十七卷 宸濠之叛

武宗正德二年夏四月，劉瑾受寧王宸濠重賂，矯詔復護衛屯田。寧藩舊在大寧，今三衛地也。初，太祖諸子，燕王善謀，寧王善戰。靖難兵起，燕王以計挾寧王遷北平，後以其地與朵顏三衛，遂徙封江西。天順間，寧府不法，革去護衛，改為南昌左衛。至是，宸濠遣內官梁安輩金銀二萬通瑾，朦朧奏請准改南昌左衛為護衛，又准與南昌河泊所一處，侵奪民利。五年秋八月，劉瑾伏誅，兵部奏革寧王宸濠護衛，仍為南昌左衛。

六年冬□月，寧王宸濠葬母於西山青嵐，乃先朝禁革舊穴也。

八年夏四月，寧王宸濠建陽春書院，僭號離宮。宸濠懷不軌，術士李自然等妄稱天命，謂濠當為天子。又招術士李日芳等謂城東南隅有天子氣，遂建書院當之。

九年春三月，復寧王宸濠護衛屯田。先是，陸完為江西按察司，為宸濠所重。常曰：「陸先生他日必為公卿。」完亦心附之。至是，完為兵部尚書。濠喜曰：「全卿為司馬，護衛可復得矣！」全卿，完字也。自完入內，與王歲時問遺不絕，王致書完欲復護衛，完答書須以祖訓為言。時伶人臧賢者，有寵於上，左右近習錢寧、張銳、張雄輩皆陰結之，以求固寵。賢婿司鉞坐法充南昌衛軍，宸濠因之以通於賢，每手書寄賢，字賢為良之。至是乞護衛，輦載金寶於賢家，分饋諸權要。大學士費宏知之，宣言曰：「今寧王以金寶巨萬復護衛，苟聽其所為，吾江西無噍類矣。」陸完知宏必阻之，乃密謀於錢寧等。會三月□五廷試進士，內閣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，完遂於□四日投覆寧王乞護衛疏。□五日，中官盧明以疏下閣，密約楊廷和出下制許之，而宏竟不與聞。廷和與完懼宏發其狀，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復，乃謀去宏，以宏私其弟費霖入翰林，鄉人黃初及第，讀之，且曰：「乾清宮災，下詔皆宏視草，歸咎朝廷。」傳旨令宏致仕。宏南歸，舟至清源，濠黨陰遣人入舟中縱火，行李皆為煨燼。濠黨使人舟尾窺之，見舟焚而餘貨盡，遂以是復濠，濠乃已。寧王宸濠自稱國主妄傳護衛為侍衛，改令旨為聖旨。

夏六月，寧王宸濠密令承奉劉吉等招劇盜楊清、李甫、王儒等百餘人入府，號「把勢」。

八月，寧王宸濠令撫臣以下朝服見，撫臣俞諫不可。時宸濠久畜異志，會有上賜，欲撫臣等朝服見，諫不可。又嘗去其左右為惡者，濠深銜之。

冬□月，寧王宸濠招鄱湖賊首楊子喬統賊徒楊清等肆行劫掠。

□年春二月，寧王宸濠招舉人劉養正入府密謀。濠聞養正有才名，習兵法，延至府，講論宋太祖陳橋之變。養正甚稱濠有撥亂之才，密約待時舉事。

夏六月，寧王宸濠忌都指揮戴宣，擅捶殺之。

冬□月，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奏寧王宸濠無道罪狀，下兵部移文寧府，令鈐束其下。時宸濠反跡已著，人莫敢言。世寧發憤上疏，略曰：「寧王自復護衛以來，騷擾閭閻，鈐束官吏，禮樂政令，漸不自朝廷，臣恐江西之患不止群盜也。伏乞聖明廣集群議，簡命才節威望大臣，兼任提督、巡撫之職，假以陳金、彭澤之權，銷除寢邪於無形。敕王自王其國，仰遵祖訓，勿撓有司，以防未然。」疏上，宸濠頗懼，委過近屬以自解。

以河南左布政孫燧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巡撫江西。先是，俞諫以忤宸濠奪官閒住，宸濠謀益橫，脔削百姓，輦珍寶結禁近以為奧援，及結連各洞寨通賊，縱其流劫。鎮巡藩臬以正自持者，必百計去之，畏禍者遂翕然依附。燧知大變將作，乃均徵賦，飭戎備，實倉儲，散鹽利，諸凡摧剝黎萌者，漸次剷除。偵奸黨置之法，以剪其羽翼。

宸濠奏副使胡世寧離間親親，妖言誹謗，賄營內旨逮之。先是，世寧已升福建按察使，宸濠臨發毒之，下血幾殆。濠深銜世寧，必欲置之死，摘前疏語為謗上，賂用事者中以危法，逮捕之。世寧既遷福建，便道抵浙歸家。濠屬其黨巡浙御史潘鵬發卒募取世寧，欲甘心焉。會李承勳為按察使，匿世寧，變姓名，問道歸命京師，得不死，下錦衣獄。世寧獄中三上書，言：「江藩橫逆，朝野皆聞，微臣愚戇，天日共鑒。」兩京言官陳啟充、徐文華交章論救，世寧繫再經冬，訊鞫撈掠，幾瘐死。

□一月，江西豕生象，宸濠三司稱賀，左布政使張嶺以義折群議，止之。

□一年春三月，寧王宸濠以上東宮未立，密遣萬銳、林華賄錢寧等，稱長子宜人太廟司香為名，迎取來京，錢寧、臧賢受厚賂，陰助之。

夏五月，宸濠欲拓府居，擬大內，左布政張嶺以非制拒之。

秋八月，謫福建按察使胡世寧戍遼東沈陽衛。初，世寧刑訊一年，錢寧、蕭敬、張雄、張銳、江彬等受宸濠重賄，脅刑官必坐以誣告親王罪至死，大理寺少卿胡瓚抗言曰：「濠謀賴世寧以發，而置之極刑，何以服天下！」眾直之。及行撫按孫燧、李潤奉勸委曲，明世寧無辜，得減死謫戍，奪贖等俸。

九月，宸濠奪官池，賄李士實，左布政張嶺不可。濠遣承奉劉吉饋以四果，啟視之，則棗梨薑芥也。嶺呼吉曰：「我知之矣，是欲我早離江西界也。臣子受命於君，行止豈人所能預！」濠聞之默然。

冬□月，以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南贛、汀、漳等處。

□二年春二月，寧府典寶閻順、內官陳宣、劉良奏宸濠不法事。濠遣承奉劉吉賄錢寧，矯旨發順等孝陵衛充軍。濠疑承奉周儀實使之並家人六□餘人盡捶死。三月，宸濠令王春、余欽等招募劇盜凌□一、閔廿四等五百餘人，四集亡命，同楊清等藏丁家山寺，劫掠官軍民財商貨。復厚結廣西土官狼兵，並南贛、汀、漳洞蠻，欲圖為應。遣人往廣東，收買皮帳，製作皮甲，及私制鎗刀盔甲，並佛郎機銃兵器，日夜造作不息。

夏五月，宸濠忌布政使張嶺，賄錢寧囑吏部升光祿卿以遠之。

秋七月，以許逵為江西按察司副使。宸濠以進貢方物為名，遣徐紀、趙隆、盧孔章等赴京偵伺，沿途伏健步快馬，限□二日報知。

九月，巡撫孫燧奏宜重九江兵備之權，湖東分巡兼理兵備。佞幸阻之，不行。

冬□一月，宸濠仇大學士費宏，遣人焚毀其廬墓，並攻城掠群從兄弟殺之。孫燧請兵擒捕，下兵部議。

□二月，命太監畢貞守江西，貞遂附宸濠謀逆。

□三年春正月，寧王宸濠誣奏清軍御史范輅賄近幸，逮問除名。輅與畢貞爭坐，及辨朝王服色，故被陷。

秋八月，宸濠大集群盜凌□一、閔廿四、吳□三等四出劫掠，有抗者，陰使盜屠其家。吳□三劫新建庫銀七千餘兩，南昌知府鄭璫置其窩主何順於理。濠怒，誣璫事，執送按察司監禁。

九月，宸濠賄佞幸，改中官畢貞鎮守浙江。

冬□月，巡撫孫燧捕賊首吳□三等，繫南康府獄，濠恐泄謀，陰令賊黨劫獄奪之。

□四年春二月，寧王宸濠持重賄交通南京留守太監劉瑯。夏四月，孫燧自劾乞罷。不許。時李士實、劉養正、王春、劉吉、萬銳等，日夜與宸濠謀，恐事起以反為名，欲伺晏駕後乘變起。益遭奸黨盧孔章等分佈水陸要道，萬里傳報，決旬往返，蹤跡大露。先是，孫燧托御盜名，城進賢、南康、瑞州。又請敕湖東道，分巡兼理兵備，與饒相犄角，九江當湖衝最要害，請重兵備，兼設南康、寧州、武寧、瑞昌及湖廣、興國、通城，便控制。廣信、橫峰、香山諸寨，地險人悍，設通判駐其地，兼督六縣。又恐宸濠一旦起，劫兵器，假討賊盡調衛城兵器於外。嘗笑曰：「即賊起，吾不滅賊，賊必以吾處分故速滅也。」會江西大水，凌□一、吳□

三、閔廿四等出沒鄱陽湖為寇，燧與許逵自江外掩捕之。夜大風雨，不克濟，三賊走匿宸濠林墓中，竟不得。濠恐，乃致書陸完曰：「急去孫燧，用梁辰、湯沐來，王守仁亦可，切勿用吳廷舉。」時燧疏宸濠逆謀，凡七上。宸濠奸黨邀諸途，皆不得達，燧又以朝廷懿親，不敢先發，故自劾乞休。不報。

五月，遣太監賴義、駙馬都尉崔元、都御史顏頤壽齎飭宸濠。時江彬、錢寧有隙，太監張忠等常欲借彬以傾寧。會濠居父喪，矯情飾禮。復令南昌生徒保舉孝行，挾孫燧並巡按御史王金奏其事。燧等欲緩其逆謀，具疏上之。上見奏，驚曰：「百官賢當升，寧王賢欲何為？且將置我何地耶？」張忠乃乘間密言曰：「朱寧、臧賢交通寧王，謀不軌，陛下不知乎？稱王孝，譏陛下不孝也！稱王早朝，譏陛下不朝也！」上頷之。東廠太監張銳、大學士楊廷和初亦黨濠，為復護衛。已而銳知有反謀，且知上入忠言，乃與廷和謀，欲復革去護衛，以免後患。於是御史蕭淮疏稱：「寧王不遵祖訓，包藏禍心，招納亡命，反形已具。」疏入，江彬、張忠贊其說，遂劾義等往革其護衛。給事中徐之鸞、御史沈灼各上疏宸濠不法事，詔發兵大索宸濠偵卒於臧賢家。時宸濠偵卒林華匿賢家，家多複壁，外鑰木廚，開則長巷，人無覺者。華以是得脫歸，不獲。

六月丙子，寧王宸濠反。都御史孫燧、按察司副使許逵死之。先是，朝廷遣賴義、崔元、顏頤壽等行，崔元過楊廷和詢之。廷和曰：「宣德中有疑於趙府，常令駙馬袁泰往，竟得釋，或此意也。」元等遂行，而京師競傳以為且擒治寧王。偵卒林華者，即兼程逃歸，以六月三日江西，值濠生日，宴鎮巡三司等官，聞報大驚。蓋舊日擒荊王時，差太監蕭敬、駙馬蔡震、都御史戴珊過南昌，寧王親見之，遂以此必擒我，不復記廷和所云趙府事也。罷宴，遂密召劉養正、劉吉等謀之。養正曰：「事急矣！明早鎮巡三司官入謝宴，可就擒之，殺其不附已者，因而舉事。」乃夜集賊首吳三、凌一、閔廿四等飭兵器以候。待旦，急召致仕侍郎李士實入，以謀反告之，士實唯唯而已。尋各官入謝，拜畢，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。宸濠出立露臺，大言曰：「太后有密旨，令我起兵入朝監國，汝等知之乎？」都御史孫燧毅然曰：「密旨安在？」濠曰：「不必多言，我今往南京，汝保駕否？」燧張目直視濠，厲聲曰：「天無二日，臣安有二君？太祖法制在，誰則敢違？」濠大怒，命縛燧，眾駭愕，相顧失色。按察司副使許逵大呼曰：「孫都御史，朝廷大臣，汝反賊，敢擅殺耶？」顧燧語曰：「我欲先發，不聽，今制於人，尚何言！」濠並縛之。訊逵且何言？逵曰：「惟有赤心耳，豈從汝反！」且縛且罵。賊捶折燧左臂，並縛逵，喝校尉火信等拽出惠民門外殺之。逵且死，罵曰：「今日賊殺我，明日朝廷必殺賊！」時烈日中，忽陰暄慘淡，城中聞之，無不流涕者。遂執御史王金，主事馬思聰、金山，右布政胡濂，參政陳果、劉斐，參議許效廉、黃宏，僉事顧鳳，都指揮許清、白昂，並太監王宏，俱械鎖下獄。思聰、黃宏不食死。逆黨舉人劉養正至，宸濠自出城迎之。養正常言帝星明江、漢間，故屬意宸濠。至是，與李士實謀，令參政季敦，僉事潘鵬、師夔持檄諭降諸郡縣。左布政梁宸，廉使楊璋，副使唐錦為所脅，移咨府部，傳檄遠近，革正德年號，指斥乘輿。以李士實、劉養正為左右丞相，參政王綸為兵部尚書總督軍務大元帥。分遣逆黨婁伯、王春等四出收兵。

戊寅，閔廿四、吳三、凌一等奪船順流攻南康，知府陳霖等遁走。進攻九江，兵備副使曹雷、知府汪穎等亦遁，城俱陷，宸濠即令師夔居守。婁伯至進賢，知縣劉源清誅之。

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移檄遠近，暴露宸濠罪惡，起兵討之。先是，守仁提督江西，致仕侍郎李士實素與宸濠通。一日，守仁見宸濠舉宴，士實亦在座。宸濠因言上政事缺失，外示愁歎。士實曰：「世豈無湯、武耶？」守仁曰：「湯、武亦須伊、呂。」宸濠曰：「有湯、武便有伊、呂。」守仁曰：「有伊、呂何患無夷、齊。」於是守仁陰為之備。會五月間，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作亂，兵部尚書王瓊知宸濠且反，調主事應典曰：「進貴亂，小事，不足煩王守仁；但假此便宜，敕書在彼手中，以待他變可也。」乃具題降敕，令守仁查處福州亂軍。故宸濠之叛，江西守臣俱遇害被執，惟守仁以往勘福建出。六月初九日，自贛起行，五日，守仁至豐城，知縣顧佖告濠反，守仁易服潛至臨江，幾為宸濠所及。臨江知府戴德孺聞守仁至，喜迎入城調度。守仁曰：「臨江居大江之濱，與省會近，且當道路之衝，莫若抵吉安為宜。」又以三策籌之曰：「宸濠若出上策，直趨京師，出其不意，則宗社危矣。若出中策，趨南都，則大江南北亦被其害。但據江西省城，則出下策，勤王易為也。」及行至中途，恐其速出，乃為計：佯奉朝廷密旨，先知寧藩反狀，令兩廣、湖廣都御史楊旦、秦金暗伏要害地方，以俟寧藩兵至。復取優人數輩，厚賞以全其家，令其至伏兵處所，飛報竊發日期，將公文縫置袷衣絮中。臨發，適捕李士實家屬於舟尾，故令覘知之。守仁乃佯怒，令牽上岸處斬，而陰縱之，令其奔報。宸濠邏獲優人，果於袷衣絮中搜得公文，不敢即發。庚辰，守仁飛報宸濠反，王瓊直言曰：「有王伯安在，何患！不久當有捷報耳。」丁亥，守仁集兵糧，傳檄四方諸郡縣。知府伍文定等皆至，議所向。守仁曰：「兵家之道，急衝其鋒，攻其有備，皆非計之得。我故示以自守不出之形，彼必他出，然後尾而圖之。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，俟彼還兵來援，然後邀而擊之，此全勝之策也。」宸濠果使人探守仁不出。

秋七月壬辰朔，宸濠會李士實、劉養正造偽檄，指斥朝廷。參政季敦同南昌教授趙承芳等齎偽檄，榜諭吉安，守仁執縛軍門。固封上進，疏略曰：「陛下在位四年，屢經變難，民心騷動，尚爾巡遊不已，致使宗室謀動干戈，冀竊大寶。且今天下之覬覦，豈特一寧王！天下之奸雄，豈特在宗室！言念及此，可為寒心。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，而天下向治。唐德宗下奉天之詔，而士民感泣。伏望陛下痛自刻責，易轍改弦，罷奸回以動天下忠義之心，絕遊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。」宸濠率兵出江西，留其黨宜春郡王拱樞同內官萬銳等守南昌，自與拱樞、李士實、劉養正、閔廿四等六萬人，號萬，以劉吉為監軍，王綸為參贊，指揮葛江為都督，載其妃媵、世子從，總一百四餘隊，分五哨出鄱陽，舳舻蔽江而下，聲言直取南京。太監畢貞守浙江，許起兵應之。戊戌，宸濠趨安慶，知府張文錦、都指揮楊銳、指揮崔元，令軍士鼓噪登城大罵之，宸濠遂留攻安慶。時九江、南昌既陷，遠近震駭，三人憑孤城，以忠義激士，誓眾死守。僉事潘鵬，安慶人也。宸濠令鵬遣家屬持書入城諭降，崔元斬之，磔其屍投城下。宸濠令鵬至城下說之，文引弓欲射鵬，鵬走免，張文錦即鵬家盡誅之。宸濠盡攻擊之術，不能克。時朝廷聞濠反，乃收太監蕭敬、秦用、盧明，都督錢寧，優人臧賢，尚書陸完等俱下獄，籍其家。後蕭敬罰二萬金得免，秦用、陸完謫戍邊，餘死獄中。

癸卯，王守仁率知府伍文定等起兵會於臨江樟樹鎮。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，徐璉引兵自袁州，邢珣引兵自贛州，通判胡堯元、童琦引兵自瑞州，通判談儲，推官王暉、徐文英，新淦知縣李美，太和知縣李楫，寧都知縣王天與，萬安知縣王冕，各以其兵至。八日己酉，至豐城，眾議所往，或謂：「寧王經畫旬餘始出，留備南昌必嚴，攻之恐難猝拔。今寧王攻安慶，久不克，兵疲意沮，若以大兵逼之江中，與安慶夾攻之，必敗。寧王敗，南昌不攻自破矣。」守仁曰：「不然。我師越南昌下，與寧王持江上，安慶之眾僅能自保，必不能援我於中流。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糧道，南康、九江又合勢乘之，腹背受敵，非利也，不若先攻南昌。寧王久不克安慶，精銳皆出，守禦必單弱。我兵新集氣銳，南昌可克也。寧王聞我攻南昌，必解安慶圍，還兵自救。暨來，我師已克南昌，彼聞之自奪氣，首尾牽制，此成擒矣。」乃分其兵為三哨，哨三千人，少者千五百人，令伍文定等各攻一門，以四哨為游兵策應之。諜報寧王別伏兵攻廠，為城中聲援。守仁遣知縣劉守緒，夜從間道襲破之，以撼城中。九日發兵，以二日昧爽各至汛地。守仁下令曰：「一鼓附城，再鼓登，三鼓不登誅，四鼓不登斬其隊將。」又先期為榜入諭城中居民，令各閉戶自守，勿助亂，勿恐畏逃匿。遂昇攻具至城下，梯縋而登。城上雖設守禦，聞風倒戈，城門有不閉者，兵遂入，守仁乃入城撫定之。時贛州、奉新等兵皆降盜，頗驍悍，然多肆殺掠，不遵約束，民被殺傷者眾。守仁執數人斬之，眾稍定。擒拱樞及萬銳等餘人，宮中皆縱火自燒殺，不盡者拘繫之，散遣脅從，府庫被宸濠取充軍資，及兵士略取不盡者籍封之，城中始安。時宸濠憤安慶不下，方自督兵填壕塹，期在必克，聞守仁帥兵攻南昌，大恐。李士實等勸宸濠勿還兵，捨安慶，逕取南京，既即大位，江西自服。宸濠不從，解安慶圍，移兵泊阮子江。先遣兵二萬還援江西，宸濠自率大軍繼之。

二日，諜報至江西，守仁乃集眾議，或謂：「寧王兵盛，憑其憤怒，悉眾而來。我援兵未集，勢不能支，不若堅壁自守，以待四方之援。彼久頓壘城之下，兵孤援絕，將自潰矣。」守仁曰：「寧王兵力雖強，然所至徒恃焚掠，劫眾以威，未嘗逢大敵與之旗鼓相當一鏖戰者。彼所誘惑其下，不過以事成封爵富貴為說。今進取不能，巢穴又覆，沮喪退歸，眾心已離，我以銳卒乘勝擊

之，彼將不戰自潰矣。」是日，撫州知府陳槐亦帥兵至。於是守仁大賑城中軍民，慰諭諸宗室，榜示宥釋脅從，常受賊官爵，能自逃歸投首者，皆置不問。

二〇三日，諜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，守仁乃遣諸將帥兵迎擊之，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，余恩繼文定後，邢珣帥兵繞出賊背，徐璉、戴德孺張兩翼分擊之，諸將各受命出。

二〇四日乙卯，賊兵乘風鼓噪而前，逼黃家渡，氣驕甚。伍文定、余恩佯北致之。賊爭進趨利，前後不相及。邢珣兵從後急擊，橫貫其陣，賊敗走。文定、恩還兵乘之，徐璉、戴德孺兵合勢夾擊，賊不知所為，遂大潰。追奔〇餘里，擒斬二千餘級，溺水死者萬計，賊氣大沮，退保八字腦。是夜，宸濠問舟所泊地，其下對「黃石磯」。南人謂黃王，宸濠惡其音為「王失機」，殺對者。賊眾見兵敗，稍稍散去。是日，建昌知府曾璉等帥兵至。守仁謂九江、南康不復，則道終便，且湖廣援兵不能達，乃別遣知府陳槐帥兵四百，合知府林械兵攻九江；知府曾璉帥兵四百，合知府周朝佐兵攻南康。宸濠大賞將士，當先者千金，被傷者百金，使人盡發南康、九江兵至。丙辰，並力合戰，官兵敗死者數百人。伍文定急斬先卻者以徇，身立礮銃間，火焚其鬚鬢不移足，士殊死鬥。兵復振，礮及宸濠舟，賊遂大敗，擒斬二千餘級，溺水死者甚眾。賊復退保樵舍，聯舟為方陣，盡出其金帛貴士。伍文定等乃為火攻之具。邢珣擊其左，徐璉、戴德孺擊其右，余恩等分兵四伏，期火發兵合。

丁巳，宸濠朝群臣，執其不盡力者將斬之。爭論未決，官兵四集，奮擊之，火及宸濠副舟，賊復大潰。宸濠與諸妃嬪泣別，妃嬪皆赴水死。將士執宸濠及其世子、郡王、儀賓，並偽丞相、元帥等官李士實、劉養正、徐吉、涂欽、王綸、熊瓊、盧行、羅璜、丁贖、王春、吳〇三、凌〇一、秦榮、葛江、劉勳、何鏜、王信、吳國士、火信等數百餘人；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，御史王金，主事金山，按察使楊源，僉事王疇、潘鵬，參政陳杲，布政司梁宸，都指揮鄭文、馬驥、白昂等。擒斬賊黨三千餘級，溺水死者約三萬。棄其衣甲器仗財物，與浮屍積聚，橫互若洲。餘賊數百艘，四散逃潰。復遣兵分剿，擊破之於樵舍，又破之於吳城，擒斬千餘級。守仁所遣曾璉、陳槐亦攻復九江、南康二郡，各於沿湖諸處，擒斬千餘級。將士執宸濠入江西，軍民聚觀歡，呼之聲震動天地。宸濠見守仁，呼曰：「王先生！我欲盡削護衛，請降為庶民可乎？」守仁曰：「有國法在。」遂俯首不言。初，宸濠謀反，妃妻氏泣諫不聽。及宸濠被擒，於檻車中泣語人曰：「昔紂用婦人言而亡天下，我以不用婦人言而亡其國，今悔恨何及！」守仁為求妻妃屍葬之。得宸濠交賄大小臣僚手籍悉焚，置不問。

八月，上下詔親征。時王守仁擒宸濠捷書未至，諸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濠之策，上亦欲假親征南游。太監張永等見錢寧、臧賢事敗，又欲因此邀功。於是上自稱「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」，邊將江彬、許泰、劉暉，中貴張永、張忠等俱稱將軍，所下璽書，改稱「軍門檄」。上方出師，駐蹕良鄉，而守仁捷奏至，且慮有沿途竊發，欲自獻俘闕下。疏略曰：「臣於告變之際，選將集兵，振揚威武，先收省城，虛其巢穴，繼戰鄱湖，擊其僑歸。今宸濠已擒，逆黨已獲，從賊已掃，閩、廣赴調軍士已散，地方驚擾之民已定。竊惟宸濠擅作威福，睥睨神器，招納叛亡，輦輶之動靜探無遺蹟，廣置奸細，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。發謀之始，逆料大駕必將親征，先於沿途伏有奸黨，期為博浪、荊軻之謀。今逆不旋踵，遂已成擒，法宜解赴闕門，式昭天討。然欲付之部下各官，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，或虞意外，臣死有餘憾矣。」蓋時事方艱，賊雖擒，亂未已也。奏入，上屢檄止之，令以俘候車駕至。大學士梁儲、蔣冕屢請回鑾，不聽。

九月，上至南京，王守仁發南昌，將獻俘闕下。張忠、江彬等謂當縱之鄱湖，俟上親與遇戰，而後奏凱論功，屢遣人至廣信止之。守仁不得已，乘夜過玉山，械繫宸濠等取道由浙河以進。張永已候於杭州。守仁至杭，謂永曰：「江西之民，久遭濠毒，今經大亂，繼以旱災，又供京邊軍餉，困苦既極，必逃眾山谷為亂。昔助濠尚為脅從，今將遂成土崩之勢。然後興兵定亂，不亦難乎？」永深然之，乃徐曰：「吾之此出，為群小在君側，調護左右，以默輔聖躬，非為掩功來也。但皇上意將順而行，猶可挽回萬一，若逆其意，徒激群小之怒，無救於天下大計矣。」於是守仁信其無他，以濠付之，乘夜渡浙江過越，還江西。

太監張永復命，先見上，備言王守仁之忠，並江彬等欲害之意。初，江彬、張忠等謀欲奪功，誣守仁初附宸濠，及知其勢敗，然後擒濠讓功。張永知其謀，語家人曰：「王都御史忠臣為國，今欲以此害之，他日朝廷有事，何以教臣子之忠！」乃先見上，備言其事，彬等毀遂不入。張忠又言：「守仁在杭，竟不至南京，陛下試召之，必不來，無君可知。」召之，守仁即奔命至龍江，將進見，忠殊失意，又從中阻之。守仁乃縲巾野服入九華山。張永聞之，又力言於上曰：「王守仁忠臣，今聞眾欲爭功，欲棄其官入山為道士。」由是上益信之。命守仁巡撫江西，擢吉安知府伍文定為江西按察司，贛州知府邢珣為江西布政司右參政。

〇一月，上在南京，張忠、許泰、劉暉等復營內旨，領京邊軍討宸濠餘黨。時守仁受命巡撫江西，許泰等領京邊軍萬餘人在南昌剿捕餘賊。給事中祝續、御史章綸隨軍紀驗，望風附會，肆為飛語。北軍旦暮呼守仁名嫚罵，或衝道啟釁。守仁略不為動，務待以禮。預遣官諭市人移家於鄉，而以老羸應門。始欲犒賞北軍，泰等預禁之，令勿受。守仁給示內外，述北軍離家苦楚，居民當致主客禮，每出遇北軍喪，必停車問故，厚與之輓，嗟歎乃去。久之，北軍咸曰：「王都堂待我有禮，我安得犯之！」會冬至，時新經濠亂，民間哭亡酬酒，聲聞不絕，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者。忠、泰自挾所長，較射教場，江西官軍射多不中，忠、泰乃強守仁。守仁故不得已，應之。忠、泰笑。守仁乃三發三中，每一中，北軍在傍，同聲踴躍，呼應遠近。忠、泰不樂而罷，且曰：「我軍皆附彼矣。」遂班師。時江西已寧，忠等搜求微隱，羅織平民，妄誅戮以為功，而沒其貨財。軍馬駐省城五閱月，糜費浩煩，江西騷然，不勝其擾。

〇二月，宸濠等至南京，上欲自以為功，乃與諸近侍戎服，整軍容，出城數〇里，列俘於前，為凱旋狀。既入，囚禁之。

〇五年秋九月，上以大將軍鈞帖令巡撫江西都御史王守仁重上捷書。守仁節略前奏，入江彬、張忠等姓名於內上之。疏入，始議北旋。

冬〇月，上自南京班師還京。

〇二月，上至通州，賜宸濠死，燔其屍。餘黨至京師磔誅之。獨抑王守仁功未敘，至嘉靖初始起為南京兵部尚書，封新建伯。

谷應泰曰：

武宗慢棄神器，王綱不守，累葉金甌，視為中原之鹿。於是群邪睥睨，蕭牆之內，耽耽虎視，人有風雲之想矣。宸濠復護衛於正德二年，舉兵於正德〇四年。〇餘年之間，棋佈星羅，賊黨幾遍海內。當其始也，規蠡斯龍種之衰，妄冀千秋萬歲之約，畜梁孝、淮南之志，要結伍被、嚴助之歡。輿服升朝，儼然大寶；稱戈喋血，詎其本懷。既而玉歷無疆，妖謀漸泄。羅絡彌嚴，腹心愈廣。其骨鯁不附者，內則大學士費宏，外則巡撫孫燧、副使許達數人已耳。宮掖樹其私人，六卿半其羽翼，京省津梁，飛騎立達，荊蠻、百越，振臂能呼。知義旗之莫舉，料乘輿之必東，設伏關輔之間，陰謀博浪之事。嗟乎！飛鷹颺羽，已上其韉，游魚鼓鬣，已吞其餌。武宗方且改號將軍，貶名鎮國，右挈江彬，左倚忠、永，張皇國門，有同兒戲，豈不危哉！所幸宸濠身居彭、蠡之間，結聚椎埋之客，地利既失，人謀不臧。玉燭灰而復明，皇輿昃而旋正，是乃天意，夫豈人事焉？

若王新建崎嶇江介，倡率群僚，亟攻南昌，覆其巢穴，迎戰鄱陽，擊其僑歸，柴桑捷而長鯨畫徙，溢口圍而寶帳宵灰，兵甫萬餘，時才旬日，天生李晟，為國非為朕也。大功甫立，疑謗旋生，角巾野服，口不言功，委蛇於群闖之間，調護於悍軍之日，所憂在國繫而不在身危，所爭在民心而不在己爵。卒之上勳格而不行，五等加而又奪。然而陳湯之爵失而不泯其功，魏徵之碑仆而記損其直。微彰柔剛，龍蛇伸屈，殆所謂浩然正氣，日月爭光者與？

若夫孤城單旅，牽制賊兵，不使下留都者，安慶知府張文錦，武臣楊銳、崔升也；聞難赴義，先登摧敵，佐成大功者，知府伍文定及邢珣、徐璉、戴德孺也；分剪支蔓，收復降郡者，知府陳槐、曾璉也。王瓊拔守仁於未有事之先，未雨綢繆，國之元臣；張永一寺人耳，片言感悟，力為左右，呂疆、張承業之功，何以加焉。悲夫！樊噲以呂戚而得免塗醢，杜預賂朝貴而始遂功名，功臣志士所遇，抑又何窮與？

